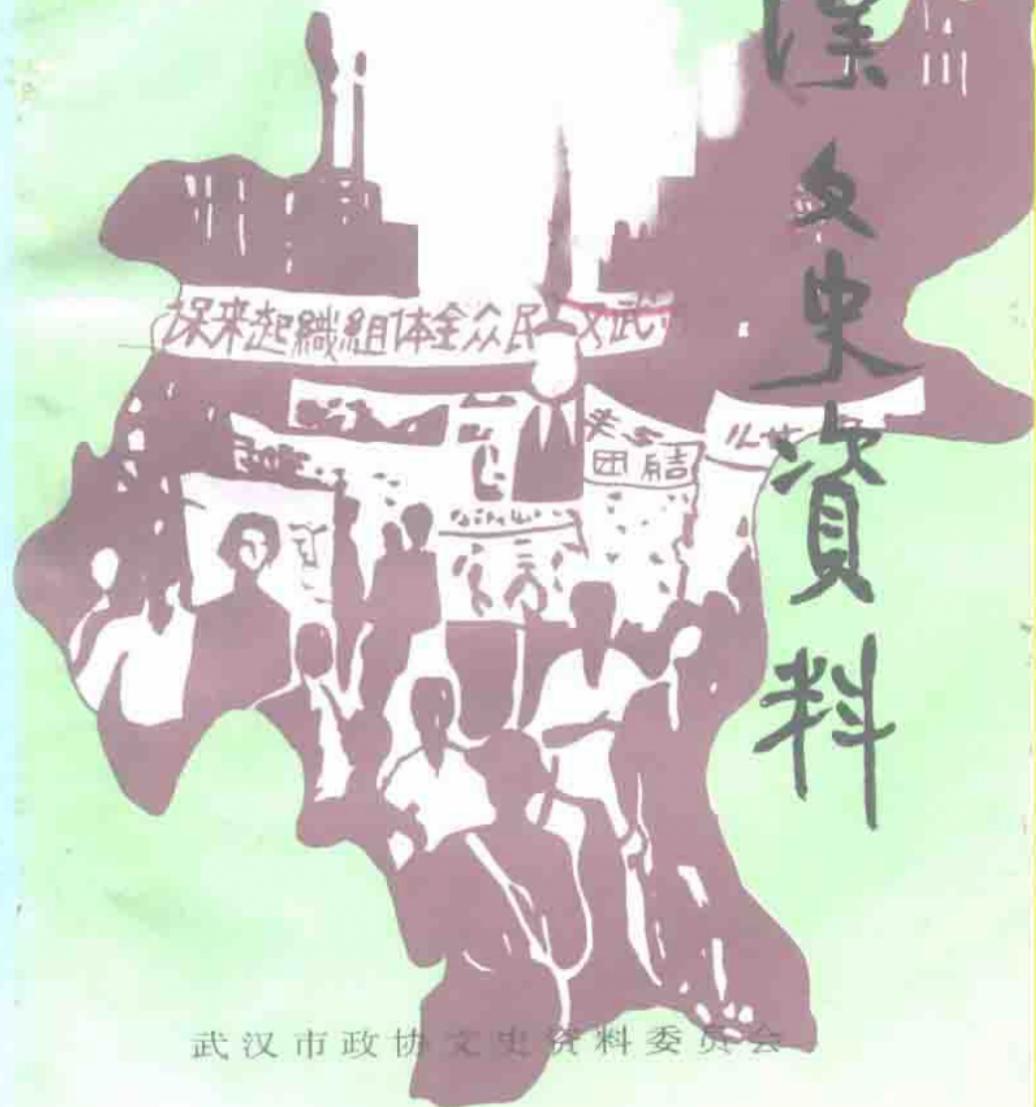


湖北省武汉市优秀期刊

170 | 一九九六年第一辑

武汉文史資料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编：萧志华
副主编：刘通鸾 胡礼莉
责任编辑：殷小琴
编辑：吴义隆 徐双明
封面设计：韩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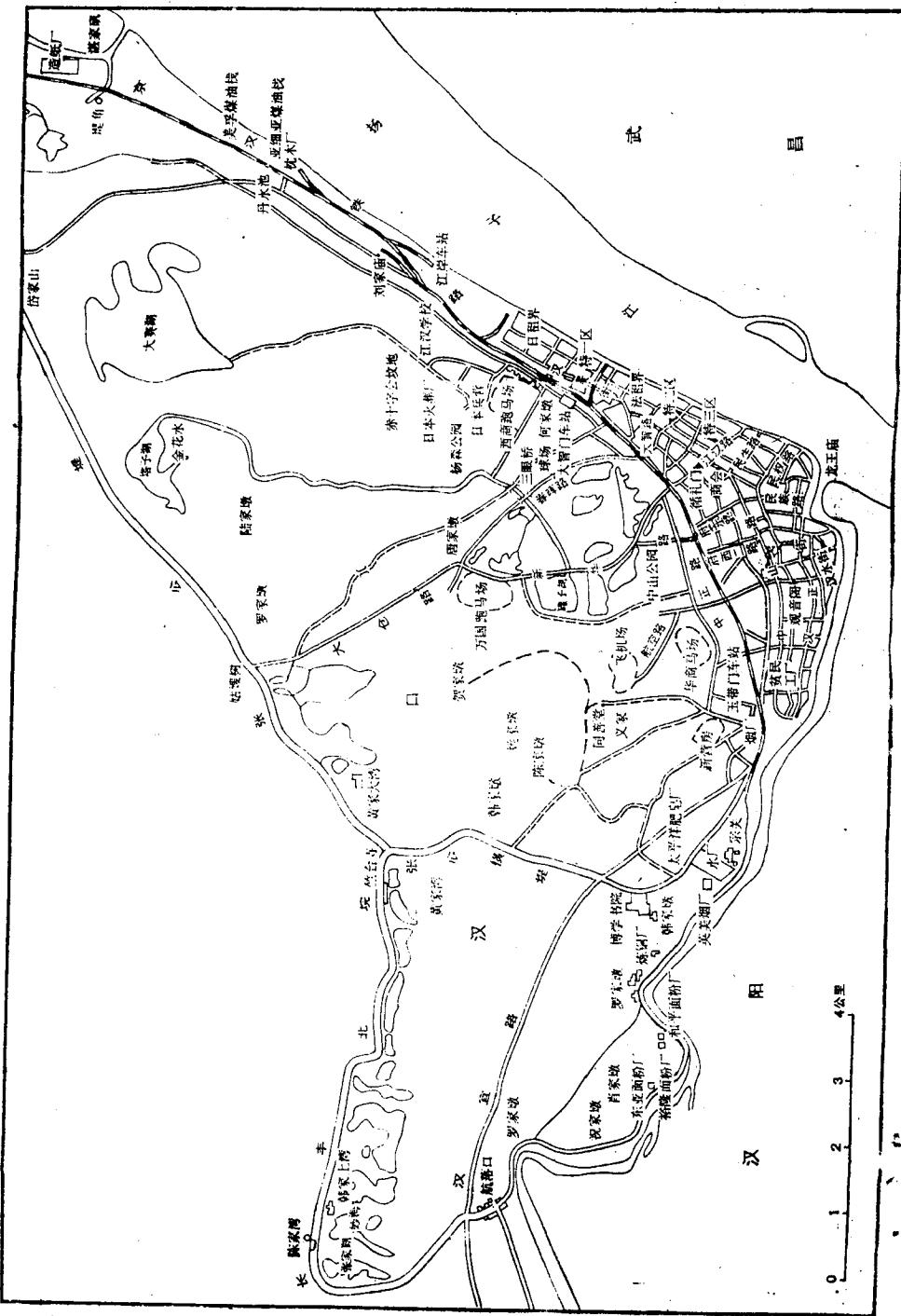


武汉文史资料 (季刊) 1996年3月出版

主办：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刊号：ISSN1004-1737
CN42-1056/K
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广字 01-30 号
印刷：湖北中光印刷厂 地址：汉口沿江大道 102 号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服务部 电话：2832007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邮编：430014

定价：4.80 元

汉口城区图（民国中期）



203420

目 录

一、明末清初汉口名镇的形成

1. 神州何处是汉口	(1)
2. 汉水改道改出一个汉口	(3)
3. 汉口第一代居民	(7)
4. 汉口兴自小河	(8)
5. 从嘉靖皇帝驾临汉口说起	(10)
6. 漕粮交兑、淮盐转输和因商兴镇	(14)
7. 袁公堤保境安民	(15)
8. 老百姓和楚王争汉口	(17)
9. 汉水北岸成为汉口专有地名	(18)
10. 明末战乱对汉口的重创	(19)
11. 汉正街——汉口早期商贸中心	(22)
12. 全国四大名镇之首	(26)

二、清末民初汉口城市的崛起

1. 汉口开埠	(31)
2. 江汉关回眸	(36)

2637/20

目 录

• 3 •

3. 从租界到特别区	(39)
4. 汉口堡兴毁和市区演变	(41)
5. 张公堤和夏口厅	(43)
6. 汉口商业中心的位移	(45)
7. 汉口外贸勃兴的奇迹	(47)
8. 汉口八大商业行帮和茶市兴衰	(49)
9. 金融机构的发展	(53)
10. 京汉铁路和汉口航运	(57)
11. 从水塔看汉口	(61)
12. 汉口码头的派系和械斗	(64)
13. 清军火烧汉口	(67)
14. 孙中山的汉口近代化构想	(70)
15. 模范区的建房热与汉口经济增长	(71)
16. 武汉建市前后的汉口	(77)
17. 水淹汉口	(81)
18. 三十年代的经济	(83)
19. 民国初期汉口市政建设与管理	(84)
20. 民国中期汉口交通	(88)
21. 战时轰炸与内迁	(91)
22. 日伪统治下的城市衰变	(93)
23. 光复·末日·解放	(96)

三、建国后汉口都市的发展

1. 接管汉口 统一三镇	(100)
2. 从消费城市到工业基地	(103)
3. 战胜洪水 保卫武汉	(106)

4. 万里长江第一桥	(108)
5. 围垦东西湖 兴建汉口后院	(111)
6. 改革风来 “两通”突破	(113)
7. 声名远播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	(116)
8. 黄孝河上的新市区	(119)
9. 拧开对外开放的阀门	(122)
10. 引资招商热	(124)
11. 汉口城市空间走势之一	(126)
12. 汉口城市空间走势之二	(128)
13. 汉口城市空间走势之三	(130)
14. 汉口四大功能优势	(132)
15. 重振汉口商贸大埠雄风	(133)
16. 建构汉口金融中心	(135)
17. 从九省通衢走向国际通衢	(137)
18.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141)
19. 汉口城市功能前瞻之一	(143)
20. 汉口城市功能前瞻之二	(146)
21. 汉口城市功能前瞻之三	(148)
22. 角色·地位·目标	(150)

附录

解放前汉口市的历任市长	(153)
后记	(167)

一、明末清初

汉口名镇的形成

“五百年前一荒洲，五百年后楼外楼。”这一民谚表述了一个奇迹，一个谜。当年与武昌隔江相望，与汉阳联为一体的荒洲，从一片泽国、满滩芦花、鱼跃兔飞之地，崛起出一个名镇——汉口。这是汉口的第一次崛起，时在距今约三四百年的明末清初。

1. 神州何处是汉口

汉口之名，由来久远。今日的汉口，乃武汉市域中江北之地，与武昌、汉阳相鼎立，相联结。

汉口者，汉水入长江之口也。也就是说，汉口地当江、汉交汇之口。但汉水在沔阳境内又分南北派，北派已淤，南派又叫沔水。也有些古籍中将汉水上游称沔水，尾称汉水。由于汉、沔相通，故江、汉交汇之处古时又称沔口。在沔阳境内，因沔水与夏水合，于是，江、汉交汇之处又叫夏口。这样，在历史上，汉口又称沔口、夏口。由此可知，汉口之名，因水而得。只有把握了江汉水流，才懂得汉口地名之所自。

昔时汉口又习称汉皋、汉镇。皋就是水边。汉皋者，汉水边

也，还是水的演义。而汉镇之称，则由自汉口乃封建时代市镇，而且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晚清时，汉口改为夏口厅。民国初年，汉口改为夏口县。但民间仍习称汉口、汉镇、汉皋，盖偌大一个汉口城市命之以厅、县之名，似一巨人穿上紧身之衣，颇有不适之感，还是称汉镇更为得体。

汉口作为地名出现得很早。远在南北朝之梁时，就见诸史载。南北朝之齐中兴元年（501年），梁武帝萧衍（驻江陵）进军武汉地区，曾命王茂、曹景宗逼进武昌，建曹公城。萧衍亲自领军攻克汉阳鲁山（今龟山），“筑汉口城以守鲁山”。这是迄今所知汉口名称之初始记载。这个汉口城又叫萧公城。萧公城，据湖北文史耆宿潘新藻先生诠释，“以道里计之，基础当在黑山之北，亦是今汉水入江所经之地。”

南北朝以降，在文献史乘和墨客骚人唱和之作中，常可看到汉口之名。唐肃宗至德年间（757—761年）任监察御史之刘长胜的诗作中就有“汉口夕阳斜度鸟，洞庭秋水远连天”之句。宋代诗人范成大途次武汉地区时，亦有“隔日解维小泊汉口”的记述。

不过，古代诗文中的汉口，其地望并不在今汉口。这是因汉水入江之口多有迁变之故。

汉水自古沔阳流入今武汉市域，但其河道变化很大，因此其入江口也就多次位移。而且汉水入江时还发生分汊，有主泓道和支流，从而形成几个入江口。今中山公园至黄孝路一线，大致属旧时后湖、黄花地，这一带都是废襄河故道。汉水流至襄阳后，又叫襄河。襄河曾有一股流入后湖、潇湘湖，湖水又分几股，一股流入沙包（今一元路江边）入长江，一股流至谌家矶入长江。襄河水还从汉阳黑山附近下流，经邓家岭，到鹦鹉洲上首，流入江中（对岸为武昌鲇鱼套）。而另一支流又经龟山之北流入长江（即今汉水入江之河道）。因此，虽然入江之口都可视为汉口，但汉口

之地望因汉水入江口之变迁，却非同一地方。清代彭会堂作《汉口考》，吴鹤关书跋。跋中感叹：“今之汉口，非古之汉口。吾不虑夫千百年后，今之汉口又莫可知耶。”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汉水（或夏水、沔水、襄河）入江之口变化殊多，“几无可考”。

何况，汉口之名又何止在武汉地区。“汉口之名，在湖北亦有见他处者。荆门州所属之当阳县已有二处，皆险要隘害之地。宜于用兵，而非经商要冲之区。其一曰大汉口，在县北三十五里；又一曰小汉口，与大汉口相近，皆高岩绝壁。”此处所指的大、小汉口与武汉之汉口实风马牛不相及也。

除了这绝壁雄关之汉口外，近代以来，由于商务之发达，鄂西北之老河口等地，亦被称为小汉口，但非正式地名而已。

2. 汉水改道改出一个汉口

偌大一个汉口是如何形成的，这又得从水上说起。汉口之地原属汉阳。明朝成化初期，大约是15世纪下半叶之初（即1465年—1470年间），汉水发生一次大的改道，汉水从不稳定的分汊入江到稳定归一地汇入长江。换言之，汉水终于形成合而为一的河道。

汉水发源于陕西宁强县大巴山系的蟠冢山，自西北向东南流入湖北境内，主河道在武汉市汉阳区龟山北麓注入长江，全长约1497公里，是长江最大的支流。然而今日汉水的入江口形势是明中期成化年间形成的，至今不过500来年。在此以前古代汉水下游河道的情况，史籍难道其详，明清地方志书记载杂芜，清末民初的考证文字浩繁，一时间“夏口”、“沌口”、“沔口”、“鲁口”……诸说并出，近世杨铎又有汉水口自龙口西移沙口之说，今人潘新藻等极力主张《明史·地理志》的观点，有龟山南沔水口之说，总之，众多的考证结果使人晕头转向，不知所从。对古代汉水入江

口这个关系到武汉古代城市发展历史的重大问题，既要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水道，和古代先民活动的轨迹，又要兼采前代学者所无法得见的自然地理研究新成果来加以探索，才能得到科学结论。

古汉水自陕西东南来，因武当、荆山、大洪山的阻挡和制约，汉水进入湖北后，由东南而南向注入水系浩大的古云梦泽之中。这时还完全谈不上后世所谓的汉水下游主河道问题。具体说来，汉水流入湖北境内后，因受西北——东南走向的武当山、荆山的制约，和大洪山余脉的阻挡，自丹江口起在两山谷地中由西北而东南行，自宜城以下，汉水流到了由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而形成的第四纪强烈下沉的陆凹地区，或称为汉水流域下游凹陷区；这个面积广大的凹陷区域即古云梦泽的故地。由于汉水上游是上升剧烈的山地，最高峰达4100米，而下游凹陷区海拔不足30米，河道比降显著、落差极大。加上两岸夹山，更使得汉水水流湍急，以极大的冲击力将浑浊的水流倾入云梦泽中。

汉水下游因流经云梦泽故地，常使河道消失在云梦泽的巨大水体中。由于荆江、汉水流所挟带泥沙的冲击作用，古云梦泽渐渐被淤成平陆，汉水下游又处于一种河道纵横、湖泊星罗棋布的水网景观之中。出现众水以汉为壑、汉以江为壑的水流倾泻方式。即汉水下游河道北岸的水口大抵皆众水入汉之口，河道南岸诸入口则皆由汉入江之水口，因此，从广义来说，江陵以下至于龙口，长江北岸的大小水口莫不有如网罗与汉水相通，实际上皆可以称之为汉水入江口——“汉口”。可以这样说，在明朝成化年间以前，在汉水下游众多的入江口中并不存在一个很稳定的水流量大的入江口。换句话说，汉水靠近入江口的一段不存在长期稳定的主河道。明成化年间汉水水文形势发生的变迁，与其说是改道，毋宁说是汉水下游主河道及其入江口的稳定形成。

谈到汉口镇的兴起，人们往往将其与汉水口改道联系起来。按

传统的解释，是由于汉水改由龟山以北出江，才给汉口带来了兴机。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清人唐裔潢的《风水论》：“黑山对岸有襄河口，水从此入，约长四十里，然后出江，《禹贡》所谓汉水南入于江是也。明成化初，忽于郭师口下，直通一过，约长10里，汉水径从此下，而后襄河遂淤。于是汉口有兴机矣。”

唐裔潢是康熙时岁贡生，写此文的目的，是因黑山一带经常有人“掘山取石”，以至“地脉久伤”。为达到禁民采石的目的，这位“风水”先生便拼凑了一些史料，写出了这篇“急救风水之呈”。其实，《风水论》的此段文字渊源于万历《湖广总志》，其《水利志二·汉阳县堤考略》中原是这样记述的：

“按县旧有襄河口，在汉口北十里许，即古汉水正道。汉水从黄金口入排沙口，东北转折环抱牛洲，至鹅公口，又西南转北至郭师口，对岸曰襄河口，约长四十里，然后下汉口。成化初，忽于排沙口下、郭师口上直通一道，约长十里，汉水径从此下，而古道遂淤。”

很明显，《湖广总志》中提及的“改道”，是指排沙口与郭师口之间河道的裁弯取直，与汉水口毫无关系。其文中所说“古汉水正道”，指的是“在汉口十北里许”的襄河口，也就是原来纡回盘折达40里的汉水旧道所经之地。所以文章在详细叙述原来的汉水走向后，仍以“然后下汉口”一句打住，结尾也就以“汉水径从此下”而一笔带过了。

实际上，成书于成化前天顺五年（1461年）的《大明一统志》已经指出汉水入江口在龟山下游。该志“汉阳县大别山”条说：“大别山，在府城东北汉江右”，在其“汉水”条下也有“在府城北五里”的记载。与此相佐证的还有嘉靖《汉阳府志·方城县志》中的一段记载，汉水“经蔡店、临嶂山、郭师口，又北出大别山后，南入于江南，汉之正流也。”这就是说，在成化前，汉水

正道已在龟山之北。

汉水下游的水文形势在明成化年间发生根本性的质变，主要是由下列两个因素造成的：首先是自然因素，各种地质构造运动综合的结果是汉水下游水文形势变迁的主导因素。到了明朝，由于长江、汉水泥沙的堆积，云梦泽巨大水体早已不存，作为它遗迹的星罗棋布的湖群也逐一被填充为平陆，形成了汉水下游现代冲积层。可以说西起江陵，东到汉阳而黄陂，南到长江，都是汉水泥沙的堆积区。汉水下游的众多水流在基本淤平了许多湖泊，到最后淤平太白湖后，逐渐汇成一股水量充足，具有商业和航运价值的主航道。其次是人为因素，由于明朝初年实行招民垦荒的政策，因而造成汉水下游土地肥沃、土地疏松地带的垦荒占田活动，加速了汉水下游入江口附近主航道的形成。明朝时，江汉平原的垦荒速度很快，平原上渐渐地堤垸纵横，原先是汉江水涨之时，水流到此即可四散奔流，随意徜徉。然后众口分流，无所停泄，以长江为壑，水流入江而归大海。这里原来人口稀少，田畴不多，因而也无所谓水灾。垦荒筑堤，江汉平原上人口增加，使汉水在人为构筑的阻挡下，挤压约束而成一支较强的水流进入长江，当时虽还是众口入江，但其中出现了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口。再有明代流民开垦荆襄山区，对汉水下游水文形势的变迁也产生很大影响。明初，荆襄山区仍是明朝划定的封禁区，明中期以后，无有生计的流民不顾明朝的禁令蜂涌而入以求生存。他们开矿、垦荒，破坏了荆襄地区的植被，而明朝派遣军队驱赶流民出山和镇压荆襄流民起义更对这里起了恶性破坏作用，大量植被被破坏，泥沙流失，加速了汉江下游一带湖泊、沼泽、支河和水口的填充和壅塞，从而有助于形成一个水量充足的汉水入江口，并最终将多口集中于一口。

由于上述多种原因，在成化年间，汉水下游河道入江口在龟

山北麓形成，从此结束了汉水下游河道游徙不定的历史。新水口两岸地盘开阔，港湾水域条件良好，如能辅以坚固堤防，即是“占水道之便，擅舟楫之利”的天然良港。新水口的形成又时值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新经济因素已开始在封建经济的母体内孕育成熟而萌生，汉水下游河道唯一的入江口在武汉城区的腹地形成，给武汉三镇，特别是新兴的汉口镇造就了无与伦比的巨大优势，也给了武汉三镇崛起的良好机遇。

汉口镇从港湾和水运条件来说，远远超过了明中期以前的金沙洲、刘公洲等水运商市，地位靠近武昌、汉阳，居于大江之畔，明显优于刘家塢。它处于沟通长江、汉水和南水（洞庭湖水系）三大水系的枢纽，港阔水深，形成了以前武昌、汉阳附近古代港埠无法比拟的巨大地理优势和运输潜力。汉口镇的兴起使武汉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汉口镇领衔，使武汉成为三大水系流域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

3. 汉口第一代居民

由于汉水改道，汉阳、汉口之间出现了一条大鸿沟。原先，汉口乃一片低洼的湖塘、河滩，长着芦苇、野草，为水禽、鱼鳖栖游之地。汛期一到，一片汪洋，连芦苇都泡没水中。在此芦荡泽国中，人难以栖身。因此在成化之前，没有民居之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征讨陈理过此而赋，有“马渡沙头苜蓿香”之句，但却未见人烟。

当然，汉口地势虽低，总还有些陆地，稍稍隆起在水平面之上。而那时的汉水河道不大，只是一条小支流。汉阳人要过河，只要驾着小舟就可到此捕鱼打猎，也不很困难。明朝初年，在这荒滩野湖上，建过寺庙。根据《汉阳县志》所载，明朝永乐二年

(1404年),在今汉口黄陂街上段地域,建过一个寒口寺。1521年,朱厚熜(嘉靖皇帝)从钟祥出发,北上京师接帝位时,行舟临幸此地,乃敕赐寒口寺为回龙寺。一首描写回龙寺的诗云:“地僻门无径,松间榻有阴。秋山分野阔,寒水入云深。荒草高僧意,斜阳过客心。漫从星月下,枕石作长吟。”由此可知,寒口寺建在荒滩僻野之上,一脉“寒水”、“荒草”,连入寺之路也不好找。但毕竟还是有和尚住在寺中,并且在寺中还栽种了松树。此外,还有所谓马王庙,约在今汉口黄陂街下首;天宝庵在今汉口汉中路,但这是以后的事了。

汉口居民始于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年),时值汉水成化改道之前夕。这里的“河滩废壤”,在天顺年间由江夏县民萧二承佃,萧氏遂成为此处的“二地主”,百姓张天爵父、祖来此筑基盖屋,每年要向萧氏交银三分。成化年间,这里形成了汉江河道的唯一入江口,水口地方被称为“汉口”,渐渐各处商民在水口两岸建房造屋,商船也来此停泊,市场开始出现。

4. 汉口兴自小河

翻展荆楚大地的史书,无不感佩楚人立国时“辟处深山,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在披荆斩棘之中,创建楚国的霸业。楚地先民以治山建功,而在楚国当年所经略的江汉平原,却要以同样的精神去治水,才能争得自己的生存权、发展权。

好在汉水在入江口上,水流弯曲,水势平缓,水深适度,水域较大,成为天然的避风良港。这比起长江岸边惊涛拍岸的场景,对定居、行船而言,要安全得多。所以汉口一旦形成后,船帆陆续集结,百姓纷纷迁居。当年客居汉口,对汉口实地研究多年的范鍇论定,“汉口之盛,所以由于小河也。”小河(相对长江而

言) 指的是汉水。小河口上是一个避风良港, 适合人民的生息发展。

当然, 汉口毕竟地势低洼, 汛期时更是泽国一片。早期的汉口居民, 只能选择地势较高的墩台上营造房舍。但夏秋水涨时, 随时可被洪水吞没。为了保住身家性命, 人们艰辛地在住地筑堤, 形成围垸, 抗阻水患。同时投入长年累月的劳动, 采土壤平湖塘、低地, 抬高地面。后来, 修圩围垸演变成建造堤防的巨大水利工程。从汉口几百年的发展看, 汉口可以说是一个由堤防围筑的城, 是由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用一筐筐泥土填平夯实的城。这一延续数百年的填土、筑堤工程, 堪称世界城市史上的奇迹之一。

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 汉口早期发展并无严密规划, 而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汉口街市起初只是一种自然型发展, 远不如武昌、汉阳作为省、府、县治, 按其封建时代城邑品位加以布局, 修筑城墙、衙署、街市。汉口只是在商业、运输的经济驱动下, 结合防水填土的实际能力, 一步步形成和延伸街市的。一位关注汉口研究的西方学者罗·威廉曾说:“汉口远不是经过规划的整整齐齐的方格子行政城市, 它的自然布局显得实际上不整齐, 不规则。”

早期汉口的街市都在濒临汉水之处。汉口最低可以说是一个沿河城市。在汉水边筑圩、修堤、填土、打基是汉口城区形成的主要特点。“市场精华, 多集中于汉水沿岸。”当时的百姓在汉水与长江交汇的三角洲上, 于沿河一面搭起一座座竹楼——吊脚楼。吊脚楼一半在岸上, 另一半打木桩于水中, 然后搭上木板、竹架, 在吊脚上形成楼室。这样的吊脚楼一间一间衔接, 形成汉水边上的竹楼奇观, 后来还扩展到长江边上。汉口沿河一带地势低, 居民乃圈地筑圩, 堆土造墩, 聚族而居。最初造圩建墩之地为汉水边的黄金口对岸之沙嘴、周家湾一带。汉口旧时地名多有名墩、垸者, 原因即在于此。

当时，人们之所以不在长江边，而在小河边建立民居和街市，是因为长江边风大浪急，难以存身。而小河边则因河道弯曲，水势较小，成为天然的避风港。由于得江汉交汇之利，大量船只停靠于江河之滨。沿江沿河码头亦应运而生。“二十里长街八码头”，沿河自西向东，有宋三庙、龙王庙、武圣庙、沈家庙、集家嘴、四官殿、杨家口、柯家码头等八座著名码头，沈家庙、武圣庙则成为市场中心。

5. 从嘉靖皇帝驾临汉口说起

汉口有了居民以后，生齿日繁，开始出现商贸，形成市场。由于汉口面水临江，水路交通十分便利，商贸、金融、交通运输的事务就日益繁茂。于是汉口一改其荒滩旧相，交通和生活条件也就今非昔比，从而有可能接待一位皇帝。

这就是朱厚熜，即嘉靖皇帝。原来明武宗朱厚熜照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驾崩，武宗虽贪图女色，却无子女。经内阁首辅杨廷和慈寿皇太后协商，议决由兴献王长子，武宗的亲叔伯弟弟——朱厚熜承接帝位。正德十六年三四月间，朱厚熜即从湖北钟祥（其父兴献王就藩于钟祥）驾临汉口，四月二十二日即达京师，登极接位。

汉口由于恭迎了圣驾，留下不少胜迹。汉水入江的北岸出现了铭颂此次迎驾的地名，诸如接驾嘴、报驾巷、送驾墩等。而永乐时建的寒口寺，也被嘉靖皇帝御赐为回龙寺。后来由于水淹代远，改朝换代，这些地名就被谐音所转化。如接驾嘴转为集家嘴，报驾巷转为鲍家巷。

嘉靖皇帝之所以从钟祥而途次汉口，进北京继承大统，说明汉口交通方便，为华中联系京师的要道。故世人多称汉口、武汉